

第一章 紅顏真真是禍水

長空碧洗，西斜暮色從林葉間篩染一地暈黃，不遠處怪石崢嶸，巨木盤根，浸淫在佛寺裡的香煙渺渺，帶著幾分仙境清寧。

當然，如果不要有人圍著她，那更是一點都挑剔不得了。

「瞧瞧，這是誰家的丫鬟，長得這般俏。」

「小丫頭，跟爺兒回家，爺兒管妳吃住任妳銷魂。」話落，一陣哄笑聲起。

似錦垂斂濃纖長睫，一張巴掌小臉垂得不能再垂，思忖著哪裡有縫就往哪裡鑽，可偏偏將她團團圍住的幾名男子一點縫隙都不給她，甚至還愈靠愈近，這已經不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門清淨之地遭調戲了，她懷疑再不想法子脫身，肯定會被直接打包架走！

「抬起臉嘛，丫頭。」男人動手挑起她尖細的下巴。

似錦粉拳緊握著，拍開了男人的手，趁隙要走，卻被拽個死緊，乾脆一搏——「救命啊、救命啊！」她扯開喉嚨拚命喊，細軟嬌嗓彷彿黃鶯出谷。

「向誰救命？清竹寺後院一抹人影都沒有，誰來救妳？」兩三個男人一起圍上，打量著她粉雕玉琢的美顏，不由驚為天人。

似錦皺著眉，心頭遽緊，小小身子不住地顫著。

紅顏禍水，就知道這張臉早晚會惹出事端！

如果可以，出門時她也想像小姐一樣戴著帷帽，可問題是她一進佛寺就忙著伺候主子，跟著小姐還有府裡的大奶奶二奶奶上香後，主子們一下要茶一下吩咐素齋，她跟如意還有奶奶們身邊的幾個大丫鬟忙得腳不沾地，戴帷帽多不方便。

在這非常時期，二奶奶身邊的大丫鬟素月居然還要她到後院撿二奶奶遺失的帕子，二奶奶掉了帕子關她什麼事？要撿也是素月去撿啊。她雖然覺得古怪，但還是乖乖地走上一趟，結果帕子沒找著，她卻被人給圍了起來。

她自持冷靜，心想時間一久，她一直沒回廂房，也該有人來找她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少了她，似乎也沒人察覺，教她不得不懷疑自己根本就是著了道。

想逃，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。

她一閉眼，假裝昏厥軟倒，如她所料，扣住她的力量隨即放鬆，幾乎是同時，她已經從兩個男人間的縫隙鑽了出去。

「喂，站住，竟敢騙爺！」

似錦頭也不回地拔腿狂奔著。她腦殘了才站住！這時就不得不慶幸自己長得小，才能教她鑽出縫隙，換作旁人才沒這本事。

但相對的，長得小等於長得矮，步伐小能跑多快？

才想著，餘光瞥見右側小徑有人竄出，她要閃避已不及，被人給逮個正著，她只能不住地踢踹著，怎麼也不肯輕易就範……

「放下她，她是咱們的！」

一聲咆哮教似錦猛地抬眼，瞧見發聲的是剛才追逐她的男人，那現在單手抱住她的是一——她回頭望去，不禁微怔。

濃眉底下的黑眸深邃如星子，彷彿會勾魂般閃動著，立體奪目的玉面噙著一股慵懶的氣息，眨也不眨地直瞅著她。

原來這世上真有這般俊美無儔的人，宜男宜女的精緻五官，擁有女子的端凝秀麗和男人的銳拔英氣。

如果可以，真想畫畫看……

「喂，你到底是誰，還不把爺兒的丫頭放下！」

似錦回過神，就見幾個男人已經圍了上來，不禁暗惱。瞧瞧她這個呆子剛剛做了什麼，大難臨頭竟還想要畫人，壓根忘了逃難，要是這個人也是心懷惡意，她豈不是死定了？

「這丫頭是你府上的？」悅耳清潤的嗓音從她頭上落下，教她再次確定一手把她拎起的絕對是個男人，而且有意救她。

但就算如此，也並不代表他是個正人君子，因為這一年來她已經充分體驗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道理，常常從一個坑再掉進另一個坑，哪怕來者長得再道骨仙風，體內流的還是野獸的血。希望他不要糟蹋那張好皮相，希望他會是碩果僅存的那位君子，她由衷希望。

「她……她當然是！」男人有幾分心虛地應著。

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拎著似錦的男人狀似漫不經心地問著，黑曜般閃爍的眸子帶著盈盈笑意。似錦猛地抬眼，又再次對上這好看的男人，這般近距離的注視教她臉上有點發燙，但還是忍不住地盯著他看。

真是張稜角分明的臉，只要給她一枝筆，絕對能將他的神韻刻進紙裡。

男人似笑卻又無溫的眸緩緩移開，落在幾個張口無言的男子身上，笑意深了些。「看來幾位是在佛門境地打誑語了，不過笑鬧倒是無傷大雅，這丫頭就讓在下送回去吧。」他嗓音帶笑，字裡行間給了對方台階下，眉眼慵懶，卻噙著不容置喙的霸氣。

帶頭的男人哪裡肯放掉無意間瞧見的極品，正欲理論時，身後的同夥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話，教他臉色微變，滾到舌尖上的話只能用力嚥下，悻悻然地轉身離去。

「公子……」似錦仍是渾身戒備。

不能怪她多疑，實在是人都走光了，他還不將她放下來……她真的很怕會被直接打包帶走。她看著他的腳邊，思索著是要撿起地上的石塊敲他一記，抑或是要精準地踢中他的脛骨，但不管是哪一種法子，似乎都行不通。

正忖著，她感覺扣在腰上的力道鬆了，腳一踩到地面，她二話不說連退兩步，抬眼直瞅著那張似笑非笑的俊臉。

「……多謝公子。」她慢吞吞地說著。

「我帶妳回廂房。」他微眯起眼，嘴角勾起迷人的弧度。

「不勞公子，我知道該怎麼走。」地方不大，路線不繞，也不是第一次來，她知道怎麼回廂房。

不管怎樣還是防著點較妥，天曉得他會不會帶她繞到哪個角落還是什麼的。畢竟她對自己這張禍水容貌還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，走到哪都能吸引狂蜂浪蝶，一旦落單時，那真是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了。

男子正要開口再說什麼時，不遠處傳來叫喚聲。

「似錦！」

似錦喜笑顏開地喊著，「如意！」她朝如意的方向走了兩步，又趕忙回頭朝男子福了福身。「多謝公子。」

男子笑而未語，只是目送她像隻蝶兒般朝另一個丫鬟奔去。

一會，人影已經隱沒在林木間，他尚未收回目光，身旁的怪石後頭閃出一個笑得賊模賊樣的男人。

「英雄救美呢，若凡。」李叔昂一身群青色繡銀邊錦袍，站在李若凡身邊，身形一般，疏眉朗目，笑時帶著幾分桃花樣。

「不難，有空就教教你。」李若凡似笑非笑地道。

「得了，要不是這丫頭合你胃口，你會動手？」李叔昂笑吟著。「要不要哥哥去幫你打聽打聽是誰家的丫鬟？」

「江家的。」

「哪個江家？」他更疑惑的是他怎麼知道。

「米商江家。」

「喔，那個江家啊。」李叔昂本是興趣缺缺，但像是想到什麼，不禁又摩挲著下巴。「要是那個江家，那小丫頭便凶多吉少了。」

常盤的米商江家可是出了名的荒唐家族，手上握著通州和徽州上千畝的良田，那春秋兩期的莊子收入可是高得教人咋舌，更別提其他林林總總的鋪子了。又也許是幾代都吃不空的家產，才會教江家人愈發荒唐，經牙人挑進府的丫鬟全都是上選之姿，各房各自挑完，最遲三天內抬為通房。

這倒也沒什麼稀奇，了得的是江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父搶兒子的通房，庶子搶嫡子的妾室，甚至兒子搶老父的小妾都時有所聞。

甚至，在無月的夜裡，偶爾也會有人撞見江家的後邊角門裡抬出了丫鬟的屍體，隨意地埋到城外的亂葬崗。

方才那小丫頭看起來也不過才十二、三歲，小美人胚子一個，巴掌小臉都快長開了，很快就會落進江家那票男人手裡，至於下場……那就難說了。

「你該在意的是江家會落進誰的手裡。」李若凡漫不經心地提點著。

「不管是江道還是江逸，都會是咱們的老主顧，沒什麼差別。」這幾日江老爺子病重，否則女眷們也不會一道進寺祈福，至於江家僅存沒被鬥死在內院裡的兄弟都是同樣的貨色。

他只能說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算了算，江家該是差不多要敗在這一代了。

「我倒是希望江道可以主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那個眼裡只有女人的淫亂傢伙能主什麼事？

李若凡懶懶地睨他一眼。「當然是因為江道主事，才能讓我一箭雙雕。」他要利用江家替他辦事，最後再將江家給吞了，這絕佳的機會，當然得要江道拉他一把。

李叔昂緩緩地眯起桃花眼，笑得賊賊的。「你這傢伙好壞的心腸，在佛門淨土裡滿肚子壞水，

不怕菩薩罰你？」

「罪過罪過，我剛造了七級浮屠，菩薩不會罰我的。」李若凡煞有其事地雙手合十，隨即大步朝前走去。

「對了，剛才那個丫鬟你真不打算要？你不是最喜歡那種面貌姣好的小丫頭？」李叔昂快步跟上。

李若凡瞧也不瞧他一眼。「說錯了，喜歡讓小丫鬟扮成少年郎的是你。」

「好說好說，咱們兄弟的興趣總是相近，你若真不要，我可要把她弄到手。」光是想像那小丫頭扮成少年郎的模樣，他就覺得興奮，腦袋裡已經翻飛出數種可以讓江道把她交出來的好法子。

「讓我考慮考慮。」

「啐，別說哥哥不讓你，就等三天，三天過後你要是不吭聲，哥哥就要出手了。」少年郎般的小丫鬟啊，教他愈想心愈癢。

李若凡懶懶睨了他一眼。「變態。」

李叔昂收起心花怒放的笑。「誰變態？你再說一次，再說一次！你又哪裡比我好了，挑的丫鬟一個比一個年幼，我都不想說你了！」

李若凡掏掏耳朵，懶得理他。

江家主屋的後院裡，女眷聲勢浩大，哭聲震耳欲聾。

似錦一身素衣，垂斂如扇長睫，跪在主子身旁。餘光瞥見主子纖弱的肩不斷抖顫著，任誰都會以為主子哭得柔腸寸斷，悲不可抑，就連如意都噙著淚低聲安慰。但依她對主子的了解，主子抖得這麼厲害，應該是——

江麗瑤像是察覺她的注視，噙著快忍遏不住的笑不住地朝她搖頭。

似錦無聲點頭，順便拍拍她的肩，看起來就很像她在安慰哭到快斷氣的主子。

這一年來，她算是將主子的性子摸得差不多，說穿了，簡直就是一個不懂悲傷與挫折為何物的小姑娘。

江麗瑤行九，江家唯一的嫡女。千萬別以為主子是江家嫡女，所以江老爺子將她教養成養尊處優，不知何為愁滋味，這純粹是因為她天性如此。要知道江家可不是什麼尋常人家，這一屋子裡的爺兒一個比一個還不正常，成天鬥自己人、互扯後腿，就好比江老爺子剛去世的那個晚上，江家二爺江逸就莫名其妙地在照雲樓被人給打破了頭，又莫名其妙的，這家產全都落進了大爺江道手中。

雖說按規矩繼承者自然是嫡長子，但江逸好歹也是嫡子，總能分得一份家業的，可惜，江老爺子的棺停在偏廳裡幾天，他就昏了幾天，沒能替自己爭取什麼，所以她懷疑後院另一邊，二奶奶哭得那麼賣力又自然，是在哭富貴夢一夜崩坍。

至於她的主子為何哭得這般假？說真的，這一年來她不曾見過老爺子走進主子的院落，要說兩人有多少父女情份，她是不信的，因此要主子掉幾把淚確實是為難，尤其是左手邊上大奶

奶哭得恁地眉開眼笑，害她看得都想跟著笑，遑論她這個天生愛笑的主子。

是說，幾天前武平侯宋家託了保山上門提親，大爺和病榻上的老爺子都一口允了，如今老爺子病逝，主子的婚事恐怕得趕在百日內完婚，就不知道主子到時候還笑不笑得出來……她想，主子恐怕是把自個兒的婚事都忘了吧。

這婚事究竟會如何，誰都沒個底，眼前比較重要的是這場哭戲到底要怎麼熬過去……她的腿麻了。

可惡！為什麼連哭也要這般講究，入殮後就要人每天早晚各哭一場，時間不長不短，一個時辰恰恰好……問題是這一個時辰一直哭，有淚也哭到沒淚，小姐奶奶們還得拿出洋蔥辣椒救急，就怕沒淚等於不孝。

其實，她覺得哭嚎大聲一點就很夠用了，反正弔唁的親朋好友又不可能進後院突襲檢查，吼大聲一點，外頭聽得清楚，想搏個孝字在頭，難嗎？

慶幸的是，明天要移靈了，哭完今天就只剩明天最後一班哭戲了，加油！

足足哭了快一個時辰，府上大管事才急步走來。「大奶奶，大爺說大奶奶娘家人到了，讓大奶奶去見見，順便讓幾個丫鬟到靈堂去幫忙。」

林氏點了點頭，手絹在眼角邊壓了兩下，還順便抽抽鼻子順順氣。「知道了，一會兒便去。」大管事一離開，林氏便起身，環視一干女眷後，對著丫鬟們道：「好了，都別哭了，妳們幾個扶著自個兒主子回房。」

幾個丫鬟應了聲，隨即扶起自家主子。

這後院的女眷陣容十分堅強，撇開府裡的庶女不提，光是嫡庶子的正室、姨娘和通房，數量幾乎可以媲美一支軍隊。似錦很想加快動作，趕緊混在人潮裡離開，無奈她的雙腿都麻了，別說要扶主子起身，就連她都需要如意拉一把。

待她正想扶著主子離開時，便聽見二奶奶郭氏抓著大奶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看似為了尚昏迷不醒的丈夫擔憂，實則是為了那份消失的家產哭訴。

她不禁想，二奶奶哭得正是時候呀，這當頭就算慢慢走都成。

然而，算盤打得再精，還是精不過有心人的盤算。

「二弟妹，妳先緩緩，靈堂那頭正忙著……似錦，妳留下來。」林氏端起主母姿態，狀似安撫地輕拍郭氏的手，眼也不抬地喊道。

似錦聞言，秀麗眉眼幾乎皺成一團。林氏就不能偶爾放她一馬嗎？府裡那麼多二、三等丫鬟，甚至是婆子嬭嬭，想丟到靈堂那頭幫忙都好差使得很，為何每每有事就要指派她？

一開始，她還摸不著頭緒，可是幾次之後，她終於明白為何只要有外客進府時，林氏就很喜歡將她發派到前院去。

要不是客人醉了，打理客房打理到險些被強，要不就是宴席上險些被拖進園子裡，一開始還以為純屬巧合，可是幾次之後，她發現這府裡根本就沒什麼巧合可言，純粹是有心人耍權弄謀而已！

照道理說，她身為小姐的大丫鬟，只負責跟在主子身邊，這外頭的雜事有太多丫鬟婆子可以使喚，壓根不需要她，可是——

「麗瑤，跟妳借個丫鬟不打緊吧？」林氏已經笑吟吟地來到面前。「畢竟這府裡識字的丫鬟不多，大多難登大雅之堂，可似錦這丫頭知禮識趣，繡圖打樣沒話說，最了得的是她還彈得一手好琴，所以才要她到廳裡彈琴，算是稍緩堂前的哀戚。」

似錦嘴角抽動了下。打死她也不信林氏真是要她去靈堂彈琴！打從林氏知曉她識字懂畫，還會一丁點唬人的琴後，只要府裡弄個什麼宴什麼席，就立刻把她給調派過去，可往往她還沒來得及獻醜，意外就會一樁樁地發生。

「大嫂說什麼借呢，只要似錦派得上用場，儘管差使便是。」江麗瑤沒什麼心眼地說著，拍了拍似錦的手。「似錦，去吧，忙完了再回來。」

似錦欲哭無淚地垂下臉，暗罵小姐實在太好說話了！可話又說回來，府裡的當家主母都發話了，小姐真能說不嗎？哪怕身分是嫡女，手上沒權，在這府裡生活還是得看人臉色。

無聲歎了口氣，她還是乖乖地跟著林氏發派下來的幾個丫鬟婆子一道去靈堂。說真的，她也怕什麼晦氣，純粹是多次的經驗告訴她，堂邊絕對沒有琴，有的是等著她的坑而已，就不知道這回挖的是什麼樣的坑。

等她來到靈堂的帷內，意外真架了張琴。她內心疑惑著，難不成這兒的喪禮真有奏樂的習俗，大奶奶純粹只是要她照習俗撫琴，而不是再給她任何意外？

也是，今天是什麼大日子，大奶奶再看她不順眼，也不會挑在今日才是。放眼四周，靈堂以素白帷幔分成內外，弔喪的客人都在帷堂外，帷堂裡只有兩個看守的小廝，並無任何可疑人等。

想著，她終於放下心，戴上弦片撥動琴弦。琴音鏗鏘如泉湧，婉轉如流水，試了一下，她緩緩撫動琴弦，彈起童年時母親教導過的一首西洋樂。也許有點突兀，但她想這般柔情款款的曲風，大夥應該不會介意。

她，來自另一個世界。

她的母親是個國樂家，擅長各種國樂器，年幼時，母親總會抱著她彈古琴，偶爾會刷動古箏，而姊姊會在一旁吹奏長笛或簫應和著，父親則是噙著一臉幸福的笑撫琴伴奏，但在她七歲那年，母親病逝之後，她就鮮少再見父親的笑容了。

而她對母親的記憶，也只剩這一首西洋樂，悠遠又帶點悲切，有著一種訴不盡的思念和化不開的哀愁。

每年母親的祭日，父親總會帶著她和姊姊到母親墳前，由她和姊姊演奏這首曲子。可這一回，前往墓地的路上卻發生了車禍，待醒來時，她，蘇唯安，就成了江麗瑤的貼身大丫鬟似錦了。一年多了，失去親人的悲傷偶爾會在平靜的日子襲進她的心裡，就如此刻，藉著琴聲，傳遞出她的思念和悲傷。

她是多麼渴望再見她的家人，多麼渴望和家人團聚……

還來不及收回思念的酸苦，刷的一聲，身側的帷幔掉落，帷堂外數十雙男人的眼眨也不眨地定在她臉上。

這是……怎樣？非得在她難過到眼眶含淚時耍陰招？

並非是她把人心想得邪惡，而是一雙雙貪婪的眸子就在帷幔落下的瞬間精準且整齊劃一地看

著自己，她頓時覺得自己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，要說是意外……她只能說人世間真的沒這麼多意外！

「杵在那兒作什麼，還不趕緊將帷幔拉上。」林氏的低斥聲在外頭響起，不一會就見幾個婆子向前，將帷幔給拉整好，示意她繼續彈琴。

彈琴？現在這種狀況是要她怎麼繼續彈？她甚至可以聽見外頭有人正詢問著林氏她是誰，而林氏非常完整地介紹著她的資歷……好好的江家大奶奶不幹，非得洗手作鴛娘是不是！天啊，這種日子她到底要怎麼過下去？！

搓搓搓……揉揉揉……翻面，再來一次。

似錦蹲在井邊，人神合一，全神貫注，雙手合作無間地洗著衣裳，一會手邊的衣裳洗完了，她乾脆連自己的手絹也拿出來洗，未覺身邊人來人往，未聞耳邊細語中夾雜著刻意的嘲諷。

「人家愛洗就讓她洗，橫豎她天生想當三等丫鬟，妳管得著她嗎？」

「得了，她哪裡是愛洗來著？說不準是仗著自己長得俏，在爺兒們面前恃寵而驕犯了錯，才會被罰來這兒洗衣。」

「走走走，別理她了。」

一群丫鬟吱吱喳喳地走了，似錦充耳不聞，繼續賣力地洗著自己的手絹。

姊姊說，人心情一旦不好就會產生負能量，負能量會讓心變得陰暗，繼而扭曲，所以要趕在心被染黑之前洗乾淨……幼時她多番受到同儕排擠霸凌，姊姊總是這麼說，帶著她洗洗手洗洗臉，象徵著洗去一天的壞心情，可惜她日日累積的壞心情真的不是洗洗手洗洗臉就洗得完的。

久而久之，她愈洗愈多了，能洗的她全不放過，來到這個世界後，她習慣不改，偶爾會跟三等丫頭搶工作，想把心底的鬱悶全都洗乾淨。

而手中這條手絹，是她清醒後小姐教她繡的第一條。圖是她繪製打樣的，可繡出來的成品實在是連自己都嫌棄，可是再嫌棄也沒法子，在這兒，哪怕是沒興趣的東西她還是得學，只因就算她不想待著也沒處可去。

她到底該怎麼辦才好？

不想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，又沒有半點籌碼可以掣肘，小姐的性子又過分樂天，彷彿壓根沒察覺她的處境，只是就算小姐察覺了又如何？

她什麼都不會，沒有老爸在商場上斡旋的手段，更沒辦法像姊姊管理公司的圓滑，她最拿手的是作畫……瞪著手中早已經被她揉擰得繡線脫落的手絹，隨手擱進右手邊的水盆裡，望著水盆裡自己的面容。

水面上映著一張嬌俏又帶著狐媚的小惡魔蘿莉面容，就是這張臉讓她這一年來多災多難，怎麼也甩不開那些下流男人的糾纏，還有奶奶姨娘們暗地裡的挖坑設陷阱，每天過得膽顫心驚，生怕一個意外就會將她推進萬劫不復的境地裡。

在惶惶不可終日，退無可退又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她只好——洗衣！

姊姊說，人生就是一場華麗的冒險。但是她實在沒有冒險犯難的精神，在惶恐不安的時候，她只能用洗衣來緩和心情順便尋找解決之道，可是能洗的她全都洗完了，腦袋還是一片空白。怎麼辦？大奶奶分明是打算把她給叫賣出府啊！

絕非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瞧瞧盆子裡洗好的衣袍，是大奶奶胞弟的，說是不慎弄髒了，要她去服侍換衣袍，要不是小姐適巧派如意過來替她解了危，她這下子可不是在這兒洗衣，肯定是被銀貨兩訖，準備打包了。

衣服洗完了，然後呢？

就算她現在溜回小姐的院落又如何？逃得了眼前這一關，但下一劫呢？別說她沒有半點謀生能力，光是陪奶奶們上佛寺都能遇到登徒子，哪裡奢望她能平安無事地獨自生活？

不是她存心潑自己冷水，實在是當惡運再三造訪，怎麼也逃不開時，她也必須學著向現實低頭。

換句話說，除了待在江府，她已經沒有其他去處。

所以，她非得要在這府裡過著無止境的你追我逃生活嗎？

她愈想愈是膽寒，卻又尋思不出半點對策。

「似錦，妳還在這兒做什麼，林二爺的衣袍到底洗好了沒？」總領事錢娘子橫眉豎眼地走來。似錦瞥了眼早已洗淨的衣袍，哭喪著臉。「錢娘子，我已經把衣服洗好了，一會拿到烘房就成了。」

「動作快些，林二爺待會準備要回府了，趕緊烘乾給林二爺送去。」

似錦雖然疑惑，還是應了聲，收了衣服往烘房去。她邊烘著衣服邊想，仍想不透為何要趕在林二爺回府之前把衣袍送過。

先前林二爺喝茶弄濕了袍子，大奶奶拿了件大爺的袍子給他換上了，兩家離得又不遠，就算林二爺回府了，屆時再差人送去也行呀，畢竟是有前例的，而現在卻要她趕緊把衣服烘乾送去……

就在衣服烘得近乾時，錢娘子又差丫鬟前來催促，她只好趕緊折妥，跟著丫鬟將衣袍送去，只是——

「姊姊，這條路不像是往主屋耶。」似錦愈走愈陌生，不禁出聲詢問。

說真的，江府佔地很廣，除了主屋之外，其他大大小小不一的院落林落在主屋的東南西北，而她跟著小姐是待在西邊的湘竹院，最熟悉的大抵就是從湘竹院往主屋或大門的幾條路。

而眼前這條路，她是真的眼生得緊，不禁東張西望了起來，這才發現一路上竟沒碰到半個小廝丫鬟，教她內心警鈴大作。

「這兒是往東角門，林二爺要回府了，馬車在東角門外候著，趕緊把衣袍送去就是。」丫鬟頭也沒回地道。

似錦張口欲言，最終還是閉上。角門……馬車怎會是在角門外？雖說今日上門弔喪的人極多，但進出都是走大門，絕不會走角門的。

忍不住看了眼前頭的丫鬟，心想她也跟著，該是不會出什麼亂子才是。

深吸了口氣，跟著丫鬟到角門，果真瞧見小廝早已經把角門打開，走近一瞧，就見馬車真是

停在角門外，而林二爺方巧下了馬車，似錦二話不說地垂下眼，只想趕緊把衣袍遞出了事。豈料，手一伸出，竟被緊握住，嚇得她想抽回卻被握得更緊，下意識地尋求丫鬟幫忙，可誰知道丫鬟早已沒了身影，應證了她內心可怕的懷疑。

「別怕，回去之後，我會好好待妳的。」說著，林二爺已經動手拉她。

似錦嚇得抬眼，毫不猶豫地抗拒著。「我……我沒要跟林二爺走，我……我的賣身契在九小姐手裡，誰都不能隨意轉賣的。」

「妳哪來的賣身契？妳可是江家遠親，不過是父母雙亡，進江府依親罷了。」林二爺笑得和煦，可力道卻野蠻得緊，見她動也不動，隨即使勁扯著她。

似錦胸口像是被人緊掐住，聽他說得這般清楚，就知道林氏早將她的底細托出，就是要將她賞給林二爺。

「救命啊，我不走！小哥，救我！」哪怕力道不如人，她也沒打算束手就縛，不斷地掙扎，向守門的小廝求救。

然而，小廝卻只是默默地轉過身。

似錦並不意外，畢竟小廝也是為了混口飯吃，哪可能因為個丫鬟出頭而丟飯碗，可就算小廝不識得她，她都故意說出九小姐了，他就不能幫她跟小姐說一聲嗎，哪怕她真是被強行帶走，相信小姐也會想辦法把她給救回來的！

但，小廝只是充耳不聞地站在門邊，眼見她就要被拖上馬車，抓在車框的手就快要撐不住時，有人握住了她的手腕——

「欸，妳是江家的丫鬟吧。」

一把慵懶帶著霸道的清朗嗓音在身後響起，似錦覺得熟悉之際，更覺得機不可失，忙迭聲喊著，「我是！我是江家的丫鬟，九小姐的大丫鬟！」

不管是誰！救她吧，她願意結草銜環以報！

第二章 變調姊妹情

李若凡嘴角的笑意若有似無，目光輕緩地落在馬車內，清朗啟口，「敢問閣下是——」

「你又是誰？」林二爺口氣不善地問，一手還抓著似錦不放。

「在下是李若凡。」

似錦聞言，回頭望著他，發現是前陣子在佛寺替她解圍的公子。

「李若凡……」林二爺喃著，神色突地一變，隨即鬆開了似錦的手，拱拳道：「原來是李三爺，幸會幸會，在下是林家馬商的二當家。」

先前就聽說李若凡受武平侯宋家所託，進江府探了口風，後來才請保山來定下九姑娘的親事，如今特地上門弔唁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樁親事生變，他當然得探探李若凡的口風，要是能再拉攏李若凡，對他往後是利無弊。

原因無他，實是李若凡的眼光獨到，手腕又太了得。李若凡與其兄李叔昂經營了家牙行，短短幾年經營得有聲有色，非但和皇商牽上了線，就連漕運也搭上了手，這南來北往的商賈誰都想和李若凡作買賣，貨物一旦送進李家牙行，買賣定成，且是皆大歡喜。

這倒還不算什麼，最了得的是李家牙行還經營了黑市。一月三會，在黑市裡叫賣的不只是境

外的珍貴皮草或南方東珠等等禁品，還有前朝大文豪的詩作墨寶，甚至是近兩年京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宋繁墨寶，常常是權貴重臣一擲千金都難求的無價寶，就連皇室都對宋繁墨寶青睞有加。

只可惜宋繁墨寶只肯借李若凡之手轉賣，旁人根本沒有丁點門路，就連宋繁的底細都不清楚，於是乎權貴為求無價寶，對李若凡都再三禮遇了，遑論一干商賈？

「林二爺客氣了。」李若凡朝他微頷首，輕柔地將似錦拉到身旁。「在下今日到江府是有要事在身，可惜江大爺抽不開身，我在府裡閒逛著，卻迷了方向找不到路回去，正想找個丫鬟引路呢。」

這話乍聽之下狀似沒得挑剔，但再仔細一想，就覺得有異。「既是如此，我可以給李三爺引路。」林二爺作勢要下馬車。

別說丫鬟，光是門邊就還有個小廝，想要引路，還怕找不到人嗎？

「不勞煩林二爺，這丫鬟代我引路便可，告辭。」趕在他下馬車之前，李若凡已經拉著似錦往角門裡走。

林二爺聞言，儘管心有不滿，但為了給李若凡留點好印象，還是忍痛放棄了似錦，最終悻悻然地瞪著他倆的背影，要車夫立刻回府。

而角門內，似錦走了好長一段路後才回頭看了李若凡一眼，眸色有幾分猶豫和掙扎。

李若凡有些好笑地揚起唇角。「不用擔心，有我在這兒，他再有膽子也不敢追過來。」當然，他知道她擔憂的不是這些。

似錦停下腳步。「李三爺，如果要找大爺，往這條路過去就可以了。」她往左手邊的小徑指去。她知道自己很卑鄙，對待一個剛搭救過自己的人態度極度不善，可問題是在無法分辨他到底是不是下一個陷阱時，她只好盡可能地跳過去，避開任何可能會發生的危險。

「不急，先送妳回江九姑娘的院落。」

「不用，太麻煩三爺了。」

「該要的，否則依妳的處境，半路上被人逮回去也不是不可能。」李若凡懶懶說著，示意她帶路。

似錦不禁皺起眉，總覺得他彷彿洞悉一切，明白她的處境，是真心要幫她的……真的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？

信他一回也無妨，橫豎就讓他送到院落外，不讓他踏進院門也就沒事了，再者院落裡還有其他丫鬟，他要真想如何，也不是椿容易的事。

一路帶著他來到湘竹院，似錦停在院門前。「李三爺，此處是小姐閨閣，還請止步。」

李若凡微頷首，朝裡頭望去，只覺得草木蓊鬱，院牆邊上還栽種了好幾叢正豔放的數色牡丹。作為閨閣姑娘的院落，雖然是小了點，但裡頭倒還打理得挺雅致，代表江九姑娘這嫡女在江家也是有一席之地的，她能在江九姑娘身邊當差，也真是她的造化了。

正欲收回目光，餘光卻驀地瞥見沿左側院牆而去的邊屋屋門有異，他微眯起眼，就怕是屋門邊的花草成影，教他看岔，但……

「李三爺，你要作什麼？都跟你說這是小姐的閨閣了！」見他竟朝院門裡走去，似錦只能氣

急敗壞地跟在他身後。

討厭，腿那麼長又走那麼快，害她小跑步都跟不上！似錦邊跑心底邊腹誹，暗惱這時分怎麼不見半個人，害她想求救都不成！

正忖著，卻見他停下腳步，她正想鬆口氣，卻見他右手往後一攔，像是擋著她不讓她再前進。似錦愣了下，探頭一瞧，就見他的目光落在門邊上，而他的右手就護在她的面前，不像是擋，反倒像是……護著她。

她不禁微皺起眉，不知道該怎麼應付這個人。

雖然他救了她兩回，她還是忍不住懷疑他的意圖，可眼前這個護她的舉措，倒教她遲疑了起來。

正忖著，卻見他突地轉過身，問：「妳瞧見了沒？」

似錦回神，朝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點了點頭。「瞧見了。」

「誰畫的？」

她眨了眨眼，意外極了。「你……覺得那是畫的？」

「乍看確實像是活生生的蛇，但是那蛇卻動也不動，分明是畫的。」他朝前走去，站在門邊換了個方向，不禁驚歎連連。「這到底是誰畫的，竟能將蛇畫得栩栩如生，儼然像是爬在這門邊上，要是不知情的人瞧見了，肯定……」

他突地頓住，緩緩回頭看著她。「妳畫的？」他問得不那麼確定，因為一個丫鬟不可能懂這麼多。

似錦張了張口，不知道他是怎麼聯想到她身上的，教她否認承認都為難。

「真是妳？」李若凡一臉驚豔地走向她。「妳到底是怎麼畫的？」

本來送她回院後他就要離開，卻在瞧見攀爬在屋門邊的蛇時想一探究竟，要真是蛇而非花草之影，他可以順手除去，豈料靠近一瞧，竟是如此巧奪天工之作。

「李三爺怎能確定是我畫的？」她皺著眉問。

「江九姑娘的院落裡不該出現這種畫。」見她還是一臉不解，他不禁放柔了眉眼。「這畫意在嚇阻，依江九姑娘在江家的地位，她需要嚇阻誰？又有誰敢放肆地唐突了她？」

似錦怔了下，囁嚅著。「可就算這樣……也許是其他丫鬟需要……」

「會撥進江九姑娘院裡的丫鬟，那就是江家爺兒們看不上的，哪裡需要嚇阻？」他說著，瞧她難掩錯愕，又接著道：「但是妳就不同了，妳的容貌出眾，卻又不像一般丫鬟以當姨娘為目標，猜來想去也唯有妳才需要如此。」

這下子，似錦真的傻眼了。到底是這人清楚江府的內院私事，或純粹是個推理高手？

像是非要逼她承認不可，他又接著道：「江府的男人一個個花名在外，家裡的丫鬟都是精挑細選的，豈有放過的理？而妳也只能從幾個方面著手，畢竟主子可管不了妳這私事，更別提府裡的當家主母，所以這事只有妳自個兒才能處置，因此這畫必定出自妳的手。」

雖不明白當初她進府時怎會被派到江九姑娘這裡，但他只能說，能在江九姑娘身邊當差，絕對是她的福報。

似錦認為她差不多該舉雙手投降了，因為他還真是該死地說得分毫不差。

「好了，現在可以跟我說妳是怎麼畫的，又是上哪學了這特殊的畫法的？」不是他惡意找她麻煩，實是這一隻蛇畫得太過出色，彷彿是活生生攀爬在門邊，任誰乍看之下皆會嚇一跳，但要是換個方向瞧，這蛇就是平面的，只換個方向就有這麼大的差異，要他怎能不感興趣。更何況，是出自她的手。

似錦抿了抿唇。「這畫是我無師自通的。」她是不得不撒謊，因為她要真說出實話，他也不會信的，對不。

她是個正準備要開展的 3D 畫家，擅長各種立體畫作，至於畫出一隻立體的蛇，對她而言不算太難，比較難找齊的是顏料，只要顏料夠齊全，不管要她畫什麼都不成問題。

「無師自通？」他不信，卻又不得不信。畢竟一個賣進府的丫鬟，能上哪學得這般精湛的畫功？

「我只是喜歡這樣的畫法……李三爺，我沒辦法教你，還是請你趕緊離開吧，要是被人瞧見你出現在我家小姐院落，會壞了我家小姐名聲的。」這時代守舊得要命，光是男女私下見面都不成，只要男方一句話隨時可以將女方給逼死。

「妳以為我要跟妳學畫？」

「不然？」她確定他很有興趣，那雙深邃的眸都為之閃閃發亮了。

李若凡似笑非笑地瞅著她，轉了話題。「妳有這門本事也挺不錯，但要是能畫在手臂上，該是能嚇退一些人才是。」

似錦付了下。對喔，她怎麼沒想到有這招？要是再有登徒子對她毛手毛腳，她就拉起袖子嚇人，這突見第一眼肯定可以嚇走絕大部分的人！

他繼續自顧自地說著。「不過妳也不用太擔心，江大奶奶接下來將無暇理睬林二爺，也沒心思再將妳轉來轉去，只要避得開府裡的各位爺，妳該是可以過一段清閒日子。」

似錦覺得自己的下巴快要掉了！她認為她的表情肯定很可笑，但她真的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表情，至少現在不能。

不能怪她大驚小怪，實在是他每句話都敲進核心，一針見血。他怎會知道是大奶奶要把她給塞給林二爺？

「放心吧，再等一陣子就好。」

面對他沒頭沒尾的話，似錦還沒來得及細問，他已經逕自離開，教她只能一頭霧水地看著他的背影，疑惑他到底是來做什麼的。

「似錦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似錦回頭，就見如意剛好從轉角走來。「事情都辦妥了，自然就回來了，小姐那兒有沒有什麼事？」

「小姐那兒沒有什麼事，倒是……哇啊！啊……似錦，妳把那畫弄掉好不好？」如意一個不小心被門邊的蛇畫給嚇得尖叫失聲，不住地拍著胸口。

「如意，我不是跟妳說只要換個角度瞧就好了？」似錦失笑地道，卻又突地想起李若凡以為真有蛇，將她護在身後的舉措，心不禁微軟。

好久了……好久沒有被人護在身後了。

「換個角度還是一條蛇啊，似錦，把那畫洗掉啦！」如意不想每次經過時都要加快腳步，更不想老是被嚇到魂不守舍。

似錦低低笑開。「嗯，我再想想。」其實，來到這個世界也不全是壞事，她有如意和小姐，如今還遇到個連救她兩回的李三爺。

下次再有機會遇見他的話，定要好生跟他道謝才是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一如李若凡所料，林氏像是把她的事給丟到天涯海角去了，再沒有任何意外將她往府外送。

因為，小姐的婚期敲定了。

不只是敲定，還非常的急迫，只因宋家打算在百日內迎娶。

對於這些古制的喪禮，她沒什麼概念，但比較教人頭痛的是小姐的嫁妝。

嫁娘會用上的簾、被、巾等等用品都得繡上各式吉祥添喜的圖騰，平常繡帕子算是小事，依如意的速度兩天就一件，要是床幔的話，十天內總趕得及，可問題是現在要的都是大件的繡物，她打樣不是問題，但別說繡，她連縫製都被嫌殘，完全是戰力之外。

眼前派得上用場的戰力嚴重欠缺，硬逼得林氏把府內所有女眷全都聚集一塊趕工，甚至還不得不委外找繡娘相助，可見妝奩裡的繡物得擺上幾百件……她都不禁懷疑這些嫁妝是要以備不時之需變賣用的。

但不管怎樣，就因為準備小姐的婚事，讓她享受了一段久違的清閒。

一得閒，她總會忍不住想，為何李若凡可以猜測得如此準確？

他乍聞立體蛇是她所繪時詫異驚豔的神情，還有那雙黑曜般的眸閃閃發亮的模樣，在在表現出他是個很俊美的男人，卻也同時有著相當懾人的氣勢。

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身分，就連林二爺也鎮壓得住……

「似錦，妳在發什麼愣？」

耳邊傳來如意的喚聲，教她手上一抖，這才想起自己正在打樣，墨水早已在紙面上暈開了。

「沒事，在想圖呢。」似錦乾笑著，找個再合理不過的說詞搪塞。

要知道繡作的圖騰不是想畫就畫得出來，雖然小姐拿了不少花樣給她參考，但要創新又不失原味是需要一點靈感的。

「歇會吧，這頭已經趕得差不多了，屆時要是宋家的人瞧見小姐帶去的繡作，肯定會驚為天人。」

似錦輕點著頭，心裡暗想，原來這些嫁妝還帶了幾分獻寶的意味。

正要將桌面的圖收下，外頭傳來陣陣腳步聲，如意隨即迎了出去，一會又走進房裡，壓低聲嚟道：「大爺差人說要妳把打樣送過去。」

似錦愣了下。「大爺也管這事嗎？」如果她沒記錯，大奶奶要求所有的打樣描圖在繡之前都得先讓她瞧過，所以這打樣她應該送去給大奶奶才是吧。

是來通報的丫鬟說錯，抑或者大爺另有所圖？

「嗯……」如意臉色不豫，忖了下後道：「似錦，妳把打樣給我，先回房吧。」

「如意……」似錦微動容地握著她的手。

如意想幫她走這一遭，可以想見大爺見來者不是她，必定會動怒，這一怒會發生什麼事可就難說了。她在江府過得戰戰兢兢，就因為這府裡總會在夜深人靜時抬出丫鬟的屍體。

她不想變成冰冷的屍體，但更不願連累他人。

「沒事，頂多是領點罰而已。」如意笑了笑，清秀臉龐滿是寵溺。「小姐點了妳當陪嫁丫鬟，但大爺沒點頭，這當頭妳要是能不見大爺最好。」

「真的只是領罰而已？」

「放心吧，現在府裡正缺人手，大爺再動怒也不會挑這當頭。」

似錦想想也覺得有幾分道理，將之前畫好的幾份打樣交給了如意。「我去跟小姐說一聲，要不待會她找不到人就不好了。」

「這事交給我就成，妳先回房吧。」

「那就多謝妳了。」

「咱們是姊妹，說什麼謝。」如意好笑地輕點著她的額頭，便和她一道離開了江麗瑤的小書房。

似錦回到房裡，一時也不知道要做什麼，乾脆攤開了江麗瑤給的宣紙，磨著墨，想著已經刻在她腦海裡的李若凡。

她並不擅長人物像，所以並不輕易下筆。

可是，今天她卻很想畫他。蘸了墨，提筆在紙面上輕輕勾勒出他的輪廓，深邃黑眸中有著笑意也掩不過的冷漠，但烙在她心底最深的是那一日，他驚豔不已的真誠眉目。

作畫之前，必得先揣摩神韻，將人物的神韻抓得十分精準，而她自認這一點還不差，所以才能瞧見他以笑掩飾的淡漠，也才能捕捉到他如大男孩般的喜悅。

這樣的他，教她卸下了心防。

因為她知道，這樣的人不可能壞到哪去，何況他還一連幫了她兩次。是她被這個世界磨得太多疑，為了生存不得不防備，可她又多怕有一天，她會變得再也無法相信人，失去了最真的自己。

她何其有幸遇見他，讓她知道她還能尋回原本的自己。

筆下一點一滴地勾勒出李若凡獨有的慵懶帶邪神韻，雕琢出他隱藏在笑意底下的森冷戾氣。

這是真實的李若凡，也是幫助她的那個李若凡。

直視著畫上的那雙眼，她不禁想，小姐即將出閣，答允要她陪嫁，屆時，是不是還有機會再遇見他？

正忖著，外頭傳來腳步聲，她趕忙收拾桌上未完成的畫作，未抬眼便問：「如意，大爺有沒有為難妳？」

那頭沒有半點回音，而腳步聲又不似如意那般輕淺，教她不由往門口望去，驚見入門的竟是江道，嚇得她連退幾步。

他怎麼進得了這扇門？她故意把蛇畫在門框上，只要進門的人定會瞧見的！

「似錦。」江道大步踏進門內，還特地帶上了門。

似錦見狀，左右看著有無防身之物。大爺的意圖太明顯了，明顯得教她想裝傻都難！小姐要她陪嫁，可至今大爺都尚未點頭，外頭傳是因為大爺等著要把她收作通房。

府裡的人都知道她這張好皮相引來幾位爺的注意，一些和小姐交好的便來跟小姐攀交情，想把她要了去，可小姐總是笑笑地四兩撥千斤，久了自然就不了了之，只剩下煩不勝煩的暗箭。她總想只要撐過這幾日，就可以脫離這種令人厭惡的生活，可偏偏這當頭大爺竟大膽地闖進她的房！

「似錦，妳別緊張。」江道緩步走向她，一張算得上保養有道的臉還殘留年少的俊秀，但目光猥瑣得教她爆開雞皮疙瘩。

似錦嚥了嚥口水，自持冷靜地道：「大爺如果是要找大奶奶的話，大奶奶在小姐房裡，奴婢可以為大爺帶路。」

大奶奶在不在小姐房裡她不知道，純粹是希望能多搶一點時間，就多點緩衝的空間，說不準有誰經過，就能救了自己。

只是她想不透的是，他為何知道她在房裡？打樣如意明明代她送去了，這一來一去……是錯開了嗎？可是如果錯開，他又為何差人要她送打樣過去？

正忖著，餘光瞥見他又逼近了些，嚇得她又退上一步。

「似錦，妳別緊張，大爺只是想找妳說說話。」江道佯裝君子，站在桌邊，不再向前，像是怕唐突了她。

似錦想冷笑，可偏偏她覺得渾身發寒，臉頰僵硬，連抹虛應的笑都擠不出來。「大爺，奴婢休息夠了，該到小姐那兒幫忙了。」吸了口氣，她快步繞過桌子另一頭，一鼓作氣朝門口衝去——

「妳這是打算敬酒不吃吃罰酒了？」江道臉色陰冷地擒住她。

「放開我！」似錦用力地掙扎著，放聲大喊，「救命啊！來人啊，救命啊！」她冷汗涔涔，渾身止不住地顫慄。

「本大爺在這兒，誰敢闖進來？這府裡是本大爺作主，要妳是看得起妳，不管妳允不允，妳是絕對離不開江府的！除非——」江道惡狠狠地撇唇笑著，一把扯下她的袖子，臉色隨即一變，「蛇！啊啊……有蛇！」

警告意味十足的話語，瞬間化為岔音喊叫，急忙甩開她的手，嚇得連退數步。

似錦見機不可失，一把拉開門，就見門外林氏跟江麗瑤剛好趕來。一見似錦的狼狽，林氏神色一凜，而江麗瑤立刻拉下身上的帔子往她身上一披。

「大嫂，似錦像是受到驚嚇，我先帶她回我那了。」江麗瑤說著，便拉著似錦回房，壓根不管這對夫妻要怎生折騰。

「紫鴛，倒杯熱茶來。」

江麗瑤一進門就讓丫鬟備茶，自個兒則拉著似錦在榻上坐下。

正忙著繡活的紫鴛瞧了眼似錦，隨即起身遞了熱茶。後頭幾名正忙活的丫鬟各自換了個眼神，

對於發生什麼事心知肚明。

似錦啜了口熱茶，雙手緊握著白瓷杯，渾身還是不住地顫著。

幸好，她聽了李若凡的話，在手臂上畫了蛇以防萬一，她沒想到真的會派上用場，更沒想到江道竟會直入她的房……

「放心，今天開始，妳就在我房裡待下。」

似錦抬眼，就見江麗瑤如往常般笑著，那般恬柔的笑能安撫人心，彷彿再有天大的事都犯不到她面前。

「小姐，謝謝妳。」似錦無比慶幸她跟了個好主子。

可不是所有養在深閨的千金都這般好性子，府裡的十一小姐和十三小姐可是出了名的刁蠻，身邊的丫鬟三天兩頭被打傷，所以府裡的丫鬟莫不希望能夠跟在九小姐身邊。

「謝什麼。」江麗瑤沒好氣地笑道，回頭讓紫鴛去幫似錦拿件衣裳。

似錦感激不已，淺啜著茶，卻愈想愈覺得今兒個的事不甚合理。

「在想什麼？」

「小姐怎會和大奶奶一起到我房裡？」她輕聲問著。

要不是小姐和林氏趕到，等江道一發覺蛇是畫的就會立刻追上她，至於後頭會怎生發展，她想都不敢想。

「嗯……我到小書房要跟妳拿打樣，卻發現妳不在裡頭，覺得很古怪，所以才會拉著大嫂去找妳。」

似錦詫異地微啟口，半晌才啞聲道：「如意沒跟小姐說，大爺要看打樣，如意代我拿去了，要我先回房避著？」

江麗瑤微揚秀眉，軟綿綿的笑意還是掛在嘴邊。「我沒聽說，紫鴛，可有見到如意？」她頭也沒回地問著。

「沒有。」紫鴛恭敬答道。

似錦的心咯登了下，思透了不合理之處。

這全是如意設的局，所以江道才沒被門框的蛇給嚇著，因為如意提前告知過了……如意要她回房，再通風報信讓江道趕來，至於要看打樣，不過是個暗示讓如意行事罷了。

怎會這樣……當她在這世界清醒後，待她最好的一直是小姐跟如意，可如意怎會如此待她？

「放心，這事有我作主，誰也別想在我眼皮子底下胡作非為。」江麗瑤還是那把輕軟的嗓音，看似嬌憨的面容卻藏著不動聲色的睿智。

似錦傻愣愣地瞅著她，不懂她什麼都沒說出口，怎麼小姐都明白了。

江麗瑤被她的神情逗笑。「傻似錦，怎麼我覺得妳打從大病之後愈發迷糊了，這般清楚的事妳怎會看不透？」她若有似無地歎了口氣，「不是所有丫鬟都想一輩子當丫鬟，是人都想要有人服侍的，為此，可以不計代價。」

似錦從小就在她跟前伺候，向來忠心不二，視他人為無物，直到去年莫名染上風寒，病癒後卻像是換了個人，什麼都給忘了，唯一不變的是忠心。

似錦抵住小嘴不語。換言之，是她擋住了如意的路，抑或者是如意藉著出賣她而取悅其他人，

獲得等值的報酬？

「說來也是我不對，那回上佛寺時就覺得有些不對勁，只是心想她也並非心壞的，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」

似錦真的是傻眼了。難不成，截至目前為止的災難都與如意有關？她被嚇得慘了，行事已非常謹慎小心，可不管她再怎麼防備，卻總是教人有機可乘，如今想來這些真的都是加工的人造意外。

「算了，別想了，如意的事我自有打算。」江麗瑤掐了掐她軟嫩無瑕的頰。「記住，雖說這府裡是我大哥當家，但是妳並不歸府裡任何的領事娘子和管事嬤嬤管，因為妳是我的遠房表妹，懂不？」

似錦張了張嘴，終究將舌尖上的話給嚥下。她記得小姐說過，原主的娘是江家遠房族人，原主在父母雙亡後進了江府依親，小姐央求著當時還在世的老太太留下原主，可原主小小年紀卻不願白白讓人養，甘願伺候小姐，小姐拗不過，只好這麼著，但始終沒讓原主進了奴籍。可問題不管她是什麼出身，府裡的人想捏死她就跟摠死一隻螞蟻沒兩樣。

「等等，妳現在的眼神是在告訴我，我沒本事整治其他人？」江麗瑤眯起潑潑的眸子，卻被那天生愛笑的氣韻給折去大半氣勢。

「小姐樂天，不與人計較。」她說的是肺腑之言，小姐沒能力整治其他人也是事實，但她不會傻得當面吐槽。

「得了。」江麗瑤哼了聲，不見惱怒，反倒笑得一臉嬌媚，如梨花初綻。「我沒掌權，但我知道誰掌權，讓掌權的人去處理不就得了？」

「所以……小姐是故意帶大奶奶去的？」

「是呀，我大嫂這一去，屆時我出閣，妳陪定了。」她笑得得意。

似錦難掩驚詫。她一直以為小姐事事樂天，隨遇而安，從沒想過小姐其實是精明不外露，想想也是，在這宅子裡生存，怎可能連一點眼色都沒有？是被小姐的表象給騙了，一如她被如意處處的噓寒問暖給拐騙了。

「好了，別想了，待會換下衣裳，過來幫我繡那床衾被。」

似錦隨即垮著臉。「小姐，妳會害我被其他人罵……」說著，房裡幾個丫鬟一致地搖頭，絕不讓她幫了倒忙，拖延了進度。

「唉呀，妳明明就會的，只是病了之後忘了，多練幾次就上手，要不到時候妳出嫁該怎麼辦？」

唉，等小姐出閣了，再想她的親事吧。似錦頭痛地想著。

是說出嫁……她想都不敢想，她已經受夠男人了！

第三章 嫁人變沖喜

趕在入秋時，江麗瑤出閣了。

似錦伴在花轎邊，是江麗瑤唯一的陪嫁丫鬟，至於如意，早在江麗瑤出閣前的前幾日，就讓牙販子給帶走了。

似錦同情如意的處境，曾向江麗瑤求過情，但可惜這事是由林氏插手處置的，就連江麗瑤也沒得求情。

而此刻，似錦也只能將如意的事給拋諸腦後，回頭看著送親隊伍，雖說談不上十里紅妝，但這陣仗也真夠咋舌的了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，迎親的並不是武平侯，而是宋府的族人，一位去年剛及第的進士。

待進了武平侯府後，更噲的還在後頭，似錦幾乎確定，高門大院都是一樣的——不鬥就不能活！

問她為何如此認為？實在是因為這場婚嫁就像是燒滾的熱水，本該熱騰騰張揚的，卻在進了武平侯府後硬生生被人澆了一大桶的冰水，瞬間降入冰點。

「卓嬤嬤，咱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喜房外，似錦壓低聲嚟問著林氏撥給小姐的陪房嬤嬤。

「……看著辦吧。」卓嬤嬤沉吟了會才道。

似錦聞言，臉都快綠了。

這狀況到底是要怎麼看著辦？

小姐出閣前，早就讓身邊的丫鬟偷偷打探出武平侯宋綦的底子。宋綦守在邊境多年，年初因為七王爺領命前往支援，原有交情的兩人合作無間，一鼓作氣地將來犯的西戎擊潰，還給邊境百姓真正太平，班師回朝時，皇上還率了百官開城門迎接，聽說城裡百姓夾道灑花，說有多風光就有多風光。

那時聽完她倒沒什麼感覺，反倒是小姐面有不解，直說宋家是勳貴之家，論及婚嫁該是挑選官家千金，怎麼反倒是挑了尋常商戶千金？

如今，她總算明白了。

上門迎親的不是宋綦，甚至拜堂的也不是宋綦，外頭雖有賓客，卻沒有喜慶的氛圍，待小姐被送回喜房後，才知曉原來宋綦在這場戰事裡受了重傷，哪怕真救回一條命，恐也注定殘廢。至於皇上領百官迎接……人家迎接的是七王爺，是皇上的兒子！據說七王爺傷得比侯爺還重，至今都還未清醒，今兒個進了武平侯府就聽見下人嚼舌根，說著侯爺今日大婚，宮中卻沒有賜禮，恐是與七王爺未醒有關，說不準屆時七王爺那口氣要是嚥下，賞就成罰了。

這話聽得她心驚肉跳，後來又聽說侯爺都靜養了大半年，傷勢反倒是每況愈下，有時昏迷的時間比清醒還長。

換言之，小姐根本是來沖喜的，要不這婚事怎會趕得這般急？

偏偏小姐才剛進門，侯爺就病得更重了，喜房這頭像是炸了鍋，下人忙進忙出，端出的是一盆盆的血，看得她膽戰心驚。

弔詭的是，侯爺都已經病得這麼重，怎麼府裡沒有留下半個大夫？

問過了府裡的下人，只是神色惶惶地應了聲，說這事得要太夫人和老夫人作主。

換句話說，兩人不發話，喜房裡的侯爺就只能等死了？這天底下有沒有這麼誇張的事？侯爺不是老夫人親生的嗎？侯爺可是嫡房長孫長子，身分更是尊貴，身上掛的是征戰勳功，可是兩位長輩卻一點動作都沒有。

她完全在狀況外，搞不清這門這派鬥的到底是哪樁，教她毫無頭緒可言。

「似錦！」喜房大門突地推開，就見江麗瑤早已拉掉了紅蓋頭，放聲喊道：「我隨身的養命丸呢？」

「在第二個妝奩裡，我馬上去拿。」她忙道。

「快去！」

「是。」她趕忙往喜房主屋右側的長廊而去。

小姐搬進府的嫁妝此刻都暫放在客房裡，花點時間就能找到養命丸。江家人有食藥丸養身的習慣，這養命丸聽說是能祛毒又能穩住心脈的藥丸，府裡每年都會撥下一些給小姐們，以備不時之需，誰知道小姐才剛進門就派上用場了。

拉著裙襬小跑步，正要轉進客房前，卻瞧見長廊轉角處有人正急步走來，她頓了下，驚訝不已。

李若凡領著人大步朝她走近，朝她微勾唇示意，隨即從她身邊走過。

似錦傻愣地回頭，壓根沒想到竟會在這裡遇見他，而他身後跟了幾個人，其中一人還背了個大木箱，應是大夫。

無暇多想，她趕緊從妝奩裡找出養命丸回到喜房外候著。

「卓嬤嬤，是大夫來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是大夫來了。」

似錦心裡穩當了些，至少她家小姐不用一出閣就守寡，只是為何李若凡會在這兒？雖說這門親事是他牽的線，可後來提親納采的大小事全都是宋府請託的一位御史夫人當保山的。

她想，也許是因為他和侯爺有交情或怎地，所以說往後要見到他的機率該是不低才是。一思及此，笑意忍不住跳上了唇角。

「還傻笑什麼？太夫人來了。」卓嬤嬤用手肘頂了她一下。

似錦抬眼望去，就見太夫人羅氏在兩個丫鬟的撐扶下走進主屋，而後頭跟著的是侯爺的親娘柳氏，身旁也不乏一堆丫鬟婆子，簇擁而來。

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進了喜房後，似錦手裡握著養命丸，逮不到好時機進房，只能等大夫診治後再作打算。

「似錦，瞧見了沒？」卓嬤嬤突道。

「瞧見什麼？」

卓嬤嬤一副嫌她爛泥塗不上牆的嫌棄表情。「妳沒瞧見夫人們身邊的婆子？妳得要先摸清太夫人和老夫人跟前的紅人是誰，否則往後要怎麼幫小姐在府裡過好日子？」

「……喔。」她小媳婦似的應著。

她不想承認自己是混吃等死超沒慧根的丫鬟，但對於這些事，她真的毫無敏銳度可言，光是今晚的陣仗就夠她心驚膽跳了。

「欸欸，二房的二爺和二夫人也來了。」卓嬤嬤又用肘頂了頂她。

似錦這回學聰明了，跳開了些，省得自己個小老是被頂到胸口。

嘴裡無聲咕嚕著，卻突覺得有目光燒在自個兒臉上，她更是想也不想地把臉垂到最低，恨不得自己可以更矮一點。

「宋絜，你這是在作什麼？」一把嬌軟的嗓音就在她面前落下，低斥著宋家二爺，接著話鋒一轉，「妳這丫頭瞧見人也不會問安，大嫂怎會帶來妳這種沒規沒矩的陪嫁？」

卓嬤嬤扯了扯她，兩人一致對二夫人施蜜福了福身。「二夫人，咱倆是初來乍到，還不知道規矩，還請二夫人多提點。」

卓嬤嬤端著笑臉，姿態低得不能再低，一整個哈腰乞憐，教似錦眼角抽動了下，佩服起卓嬤嬤這風向轉得真快。

「提點什麼呢？」施蜜紅菱般的唇勾動了下，笑得輕蔑。「瞧她這模樣，肯定是剛進門的大嫂有心讓陪嫁開臉，要不怎會挑了個狐媚德性的？」

似錦沉默不語，不想承認她聽不太懂她到底在說什麼。

開臉……太深奧了，她聽不懂。反正聽不懂沉默就是，橫豎她只是個小小配角，毫無舉足輕重的路人甲，所以沉默就是了。

施蜜見她吭也不吭聲，感覺無趣便哼了聲朝屋裡走去，走了兩步還回頭罵道：「宋絮，你堂哥都快要死了，你不趕緊去見他最後一面，還杵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「來了，就來了，妳好端端地幹麼咒我堂哥死，教人聽見了，妳這弟媳還要不要作人？」宋絮依依不捨地進二退一，不住地回頭，就盼能仔細端詳似錦那張清雅嫵媚的誘人面容。

待二房領著丫鬟進屋後，卓嬤嬤才搖了搖頭道：「這門親事怎會是如此？」

當初還以為是油水肥缺，誰知道小姐才剛進門就風雲變色，別說要當家作主了，只怕要在這宅子裡活得順風順水都難。

似錦眉頭深皺著，直覺得這二夫人異常粗俗嬌蠻。聽說二夫人是豫國公府的千金，怎麼一點千金規範都沒有？江府的庶女雖說性情一個比一個可怕，老是在家宅裡鬥得快要翻天，但開口是十足文雅，是無可挑剔的毒舌交戰，從頭到尾不帶髒字更沒有詛咒，卻可以傷人於無形，雖然有點可怕，但至少還頗顧及形象。

哪像二夫人一開口就這樣咒人，也不想想太夫人和老夫人都在屋裡，分明是沒將兩位長輩看在眼裡了。

這府裡是誰當家作主，可見一斑。

「這屋裡到底還要忙亂多久，好多事都還沒交代下來，咱們就這般傻站著，實在是……」卓嬤嬤拉長脖子看著屋裡動靜，嘴裡不斷地碎唸著。

似錦垂著臉，小姐一早出閣已經折騰了許久，如今還不得歇息。偏又遇上侯爺病重一事，府裡也沒打算安置小姐帶來的丫鬟和陪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先去整理妝奩什麼的，更重要的是她好餓，而小姐肯定比她還餓還累。

「似錦。」

突地聽見江麗瑤的喚聲，似錦隨即踏上廊道。「小姐，養命丸……」

「不用了，侯爺的狀況暫時穩定下來了，養命丸目前派不上用場，倒是妳，先讓卓嬤嬤和陸嬤嬤等人到僕房住下，妳再過來幫我換下這身喜服。」江麗瑤笑臉依舊，只是添了分倦意。

「小姐，要不要我讓廚子弄點吃的？」

「不了，我累了，想歇一會，一會還得照顧侯爺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似錦趕忙讓陪房先安置下來，隨即回主屋這頭，和江麗瑤來到隔壁的暖房先待下，摘掉那頂

快要壓斷脖子的鳳冠，扒掉那不知道穿了幾層的喜服，才剛洗了臉，江麗瑤便已經撐不住地倒下床。

「似錦，半個時辰後叫醒我。」

「是。」

半個時辰啊……似錦垮下肩頭，收拾著衣裳頭面。小姐辛苦了，可她這丫鬟也不怎麼輕鬆啊。如果可以，她也想睡一會的。

大半夜的，似錦就把江麗瑤給喚醒，換上了一襲桃花色的交領襦衫和月牙白繡蓮的百片裙，來到了侯爺寢房，就見裡頭只剩小廝在旁照料，江麗瑤隨即接手。

到了天亮時，似錦瞧侯爺的臉色好了許多，至少不再是可怕的紺黑色。

仔細一瞧，不知道怎地竟覺得侯爺和李若凡有些許相似……一思及此，她隨即吐了吐舌頭乾笑，真不知道自己怎會將八竿子打不著的人給想在一塊。人家姓李，光是姓氏就不同了，還長得像咧。

「小姐，歇會吧。」回頭，她從桌上倒了杯早已涼透的茶，忖著待會跟廚房要熱茶，也該順便問問府裡的嬤嬤撥了幾個小廝丫鬟在主屋這頭。

「昨兒個聽李三爺提起七王爺由皇上作主賜婚，婚禮後七王爺也跟著轉醒了，說不準我進門後，對侯爺的病情也有所幫助。」江麗瑤不甚在意茶水的溫熱，笑了笑道。

「小姐也認為大爺根本是知道侯爺傷勢嚴重，才故意答允了這門親事的？」分明是蓄意讓小姐當個沖喜嫁娘。

「怎樣都好，橫豎我已經出閣了，從此以後侯爺才是我的天，只有他好，我才有好日子過。」雖說守寡可以過一個人的悠閒日子，但那份悠閒只是想像的，侯爺要真有事，說不準她還得準備白綾三尺，隨時殉夫，讓江家得個貞節烈女的牌樓呢。

「那倒是。」似錦想了想，不想將昨兒個聽來的事道出，便轉了話題。「小姐應該餓了，我去廚房讓人備膳。」

江麗瑤點了點頭，似錦也顧不得累，準備到外頭找個宋家的下人問問廚房在哪，豈料人還沒找到，倒是卓嬤嬤迎面走來。

「卓嬤嬤，廚房往哪走？」想起昨兒個讓卓嬤嬤和陸嬤嬤兩家陪房的人先歇息，順便跟廚房要吃的，現在要找廚房，問她準沒錯。

「妳去了也沒用。」卓嬤嬤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昨兒個到廚房要吃的，人家說昨晚的賓客吃的是外燴，廚房沒開伙，餓了咱們一晚上不打緊，我天一亮就上廚房，了不起了，人家說他們的主子用膳時間是固定的，時間一過停伙，妳說這大門大院真有這規矩？」

「停伙了？」似錦看了看陰霾的天色，這時候明明還早得很呀。「要不……我去問問他們有沒有弄點點心還是包子什麼好了。」

就拿江家作比喻，家裡人口眾多，除了一個大廚房外，還有幾個主子自個兒的小廚房。至於大廚房，哪怕用膳時間已過，通常還是會蒸籠包子點心，以防主子們突然嘴饞還是怎地，這是常規慣例，一般商戶都如此了，遑論勳貴之家。

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我全都問過了。」

「……那怎麼辦？小姐只有出閣前被我餵了一碗粥，到現在是半粒米都沒下肚。」她還能撐，可問題是小姐好歹是侯爺夫人，這廚房的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吧。

「妳要有本事，就跟他們說去。」卓嬤嬤一臉悻悻然地道。

似錦这下頭疼了。要是卓嬤嬤這般長袖善舞的人都成不了事，她去了又能怎樣？可是不去也不行呀。

她硬著頭皮上了廚房，結果還真跟卓嬤嬤說的一樣。

「可是現在才卯時三刻。」似錦低聲道。

尋常人家這當頭才要取早膳，哪可能已經過了時候？而且裡頭有兩口灶分明都還有火，上頭的蒸籠正噴發著煙，裡頭的廚娘站了那麼多個……說什麼停伙，分明就是睜眼說瞎話。

「真是對不住，但咱們侯府的規矩就是如此，這規矩是老侯爺在時訂下的，太夫人也是這般決議，幾十年來都沒更改過，總不能因為大夫人才剛過府就壞了規矩，就怕大夫人也擔不起這惡名。」廚房管事吳嬤嬤道。

吳嬤嬤是大管事的母親，說起話來有條有理，一臉為難，實則綿裡藏針，拐了彎地損江麗瑤，似錦再氣也不能頂嘴，壞了自家小姐聲譽。

「那可請問府裡用膳的時間？」至少把這事先問清楚，省得連午膳都沒著落。

「是這樣的，咱們中饋是由老夫人掌理的，這事還得過問老夫人。」吳嬤嬤面容和善，態度卻十分強硬。

似錦这下總算明白了，橫豎就是人家不肯給一口飯吃就對了！「既然這樣的話，那麼還請吳嬤嬤給點食材，我帶回主屋的小廚房開伙。」她瞧過了，主屋那頭是有小廚房的，雖說她廚藝不精，但還有卓嬤嬤在。

「咱們府裡的規矩是這樣的，要是不從大廚房拿膳，那食材得要自個兒採買，要是妳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採買，倒是可以讓府裡的買辦順便採買。」吳嬤嬤還是端著和善無比的笑臉提點著。

似錦聽到這裡臉都綠了，簡直是欺人太甚！正想要開口再理論，卻突地聽見一道不帶溫度的嗓音在她背後響起，她不需要回頭便認得出聲音的主人。

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……二管事。」吳嬤嬤心不甘情不願地喊了聲。

要她如何吞得下這口氣？侯府二管事這差事，她是早就盤算給自個兒孫子的，可誰知道一個月前竟蹦出他，好好的李家三爺不當，跑來這兒當二管事，簡直是莫名其妙！要知道二管事管的可是府上的幾處莊子，那可是個肥缺啊。

似錦聞言，微詫回頭，不解李三爺怎會是侯府的二管事。當初林二爺對他的態度十分恭謹，甚至可以說是討好的，這樣的人物怎會只是個管事？

「侯爺的藥呢，為何沒有準時送去？」

「本是要送去了，可偏巧大夫人的丫鬟到這兒問了些府裡的規矩，一擔擱就誤了時候。」吳嬾嬾四兩撥千斤，把錯全都推到似錦身上。

似錦抿緊嘴，再次應證她的想像——高門大院全都一個樣！

「怎麼，廚房裡人這麼多，妳講規矩的時候，這些人無法自行思考動作？真這樣的話，該轉的就轉，該賣的就賣，補點公中，省得讓外頭的人笑話咱們侯府已經窮得連大房的膳食都供應不上。」李若凡笑眯深邃黑眸，刻意停頓了下才道：「侯爺丟不起這臉，太夫人更丟不起這個臉。」

吳嬾嬾聞言，一張老臉又青又白的，咬了咬牙，回頭就罵，「全都是吃白食的，一個個都不知道要幹活了？！」

聞言，幾個廚娘動作加快，一會便將湯藥和幾樣清淡菜色給備上，直接往主屋送去。

走出廚房，似錦朝李若凡福了福身。「謝三爺。」她忍不住佩服起他，拐彎損人便罷，還將太夫人端出來壓人……她得要好好學學，總不能連說話都輸得那麼慘，日子也混得這麼糟。

李若凡濃眉微揚。「這事能治一時擋不了一世，妳把這事跟妳主子說說，心裡有個底總是好的。」

「謝三爺提點。」她也覺得她該將第一手消息都告訴小姐才成，「不過，我該喚你二管事還是三爺？」

這點還是得要問清楚才好，要不在這府裡混淆了稱呼，天曉得會不會成為整治她和小姐的把柄。

要知道，這個世界真的很難混，話一說錯，屆時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李若凡瞅她一眼。「親近點的都喚我三爺，隨妳喊吧。」

「三爺。三爺怎會是侯府的二管事？」總覺得他的身分該是高人一等的，管事雖不算奴籍，但只能算是幫差的，與林二爺待他的態度極為不符。

李若凡笑得漫不經心。「不過是受人所託罷了，與其打探我的身分，妳還是趕緊回去吧，我還有要事，先走一步。」

「是。」目送他離去的身影，她不禁想是不是她問得太多，惹得他不開心了。

想著，肚子咕嚕了幾聲，她趕忙往肚子一按，忖著趕緊回主屋才要緊。

似錦回到主屋，幫著侯爺隨侍雙全給侯爺餵了藥，才又進了隔壁的暖房服侍江麗瑤用膳，說起第一手的消息。

「廚房說過了時候就不開伙，要是想用小廚房，就得自個兒掏錢採買食材。」當然，就連李若凡出手相助的過程也一五一十說得仔細。

江麗瑤停下了筷子，托著腮眯眼細思，像隻慵懶的貓兒。「這侯府的規矩果真是不同凡響，明明就沒分家，卻搞得跟分家沒兩樣，比咱們府上還有趣。」

「小姐，妳還笑得出來。」這是件很有趣的事嗎？說真的，她一點都笑不出來，「小姐有法子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江麗瑤很乾脆地說著，見她臉色一垮，很殘忍地再給她一刀。「昨兒個大夫的診金是太夫人的體己，婆母也拿了些，我正掂算著是幾天的藥帖分量，婆母便說要我往後多擔待些，好生照料侯爺。」

「……這有什麼問題？」這種吩咐很正常吧。

江麗瑤往她額頭一彈。「人家的話意是說，往後的藥錢我得要自個兒想辦法，妳連這點話都聽不出深意，我真的很擔心妳怎麼在這侯府裡熬。」

似錦都忍不住覺得羞赧了。說真的，依丫鬟來說，她很失職，連躲壁角偷聽或是通風報信什麼的都不會，更別說要替主子分憂解勞了。

「可是有公中啊。」她好歹也在江家混了一年，知道府裡的開銷都是由公中支出，裡頭還包含了小姐們的月銀，至於爺兒們曾因領得長短不一，懷疑大奶奶把手給伸進公中，這事還鬧得滿城皆知，「該不會這公中有問題吧？」

想到最後，她開始懷疑起這大門大戶都有的弊病。

「這個嘛，待會我去給太夫人敬茶時，順便探探吧。」

「小姐，侯爺建了戰功，聽說是有賞賜的。」

「那是聽說的，而事實上我聽李若凡說，皇上先前因為七王爺重傷一事而震怒，什麼賞的我可不敢想，就盼別降罪就好。」

似錦身形搖搖欲墜，想著這也不成、那也不能，不然——「大奶奶給小姐添妝壓箱的呢？我記得現銀雖不多，但裡頭古董古玩不少，聽大奶奶說樣樣都是寶貝，要是轉個手，哪怕沒賺至少也不會賠。」

這當頭能換現錢是最安心的作法了，至少不用一嫁進來就求助無門。

然而，她才剛說完，就聽江麗瑤呵呵笑著，教她的心真是涼到了極點。

「小姐，那些寶貝不會都是換不了錢的贗品假貨吧。」如果是這樣，往後的日子恐怕只能吃飯配眼淚了。

「不，全都是真的，一樣樣在黑市裡隨便叫價都有百兩的，妳想想我嫂子是什麼樣的人，她是要臉的，為了不讓我在侯府寒儉難看丟了江家的臉，她當然得要給我添點行當，就連莊子也硬湊出給我，只是聽說那莊子的收成不怎麼好，改日教陸嬤嬤和他那口子走一趟看看秋收。」

「小姐，妳就愛嚇我。」真是的，她開始懷疑小姐是戴著和善的笑臉行腹黑之實了。想想也是，小姐能在鬥得兇的各姊妹裡吃得開，手腕也算是一流了，有時裝傻有時精明，開關切換得挺確實的，真希望她能學得一半精髓。

「也沒嚇妳，妳要知道，我才剛進門就典當嫁妝，這事傳出去侯爺還要不要作人，我江家還要不要臉？」

似錦無言地看著她。換句話說，她必須開始習慣吃飯配眼淚的生活了。

「待會差卓嬤嬤回府說聲侯爺有恙不回門，時候差不多了，我得趕緊去敬茶，先討老人家歡心，順便搞清楚這府裡真正當家作主的是誰，又是哪幾個丫鬟婆子是能收買的。」就她看來，這府裡的下人倒也是分門別派，各擁其主了。

「……是。」似錦萬分沉重地應著。

對於未來，她真的非常非常憂慮啊。

太夫人羅氏的院落位在侯府北邊的扶桑院，江麗瑤帶著似錦到時，老夫人柳氏已經在裡頭了。羅氏展現出長者的慈祥風範，詢問著宋綦的狀況。

「似乎已經穩了些，氣色也還不錯，孫媳給他再餵了帖藥才來給祖母請安，來得遲了，還請祖母見諒。」江麗瑤帶著笑意福了福身。

「說那什麼話，都是一家人，妳才進門就遇上這事，心裡肯定不好受，也多虧有妳可以幫著照顧侯爺。」羅氏拍了拍她的手，將她拉到身旁坐下。「妳剛進門，許多規矩都不懂，個個都面生得緊，一會我讓身邊的洪嬤嬤和妳婆母最得力的楚嬤嬤帶妳熟悉熟悉。」

「多謝祖母。」

似錦不著痕跡地偷覷著站在羅氏後頭的婆子，看起來年紀不小，和管廚房的吳嬤嬤差不多，隱隱透出的笑意是同樣的虛偽，教她在心底無聲地歎了口氣，直覺前途不明。

「英娘，一會陪妳媳婦回行正軒時，順便去瞧瞧綦哥兒那孩子。」羅氏又道。

「是，娘。」柳氏應了聲。

似錦偷偷打量著柳氏，就見她看似四十開外，保養相當得當，交領繡銀絲長襦衫外頭還罩了件對領繡月季纏枝的褙子，髮上只戴著碧綠色的玉簪，整體上相當端莊素雅，但清淡神色也顯得不好親近。

羅氏還要交代什麼時，門外的丫鬟說著，「太夫人，二爺和二夫人給您請安了。」

就在門開的瞬間，似錦瞧見柳氏的神色有了波動，鳳眼噙著斂而不露的笑意，直睇著門外走來的人。

「祖母，大伯娘，蜜兒給您請安了。」施蜜一進門笑得千嬌百媚，就連滿頭金釵步搖都跟著張揚晃動。「來得遲了，可不許生我的氣。」

「妳這丫頭。」羅氏呵呵笑著，伸手拉著她。「過來給妳大嫂請安。」

「大嫂。」施蜜水靈靈的眸藏著鄙夷，居高臨下地睇著江麗瑤。「大嫂辛苦了，要是有什麼幫得上忙的儘管說。」

「我在此先代侯爺謝過弟妹了。」江麗瑤欠了欠身，隨即又抬眼喊道：「小叔。」

喊了一聲沒人應，施蜜猛地回頭，就見宋絜一進門後，那雙賊眼就定在昨日那丫鬟身上，俏臉一擰，低斥道：「相公，還不跟祖母和大伯娘問安！」

羅氏和柳氏覷著宋絜，彷彿對他那風流行徑見怪不怪。

「祖母。」宋絜回神，向羅氏展開俊爾笑容，轉向柳氏時卻顯得神情冰冷。「大伯娘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，都坐下吧，喝妳大嫂一杯喜茶。」羅氏打著圓場，讓外頭的丫鬟趕緊捧著甜茶入內。

似錦趕忙接過木盤，走在江麗瑤身旁，一個個敬茶，直到來到了宋絜面前。宋絜像是著了魔，捧了茶杯，雙眼卻眨也不眨地瞅著似錦。

似錦垂斂長睫，卻擋不住那火熱的視線，教她不禁感歎，這烏鴉真是到哪都有，也不想想正

妻就坐在旁邊，眼睛還那麼不安分，她都不知道該怎麼罵人了。

拿了茶的施蜜冷著臉瞪著宋絮，一時光火衝斷了理智，手上的茶竟不偏不倚地朝似錦臉上潑去——

Crescent